

煤气灶下面

□南京 谢文龙

30多年前,我初中毕业。既没考上高中,更没考上中专。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恨不得要打死我,看看我瘦弱的身形,他只好一次次地唉声叹气。

看我在村庄上东游西荡,成天无所事事,终究不是个办法。想到我有写作方面的特长,偶尔在县广播电台上发表一些稿件,脸皮很薄,从来不愿意求人的父亲妥协了。他说:“孩子,你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。我带你去找在隔壁乡当乡党委书记的同学,看看能不能安排到他们乡广播站工作。”

那天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把我叫了起来。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我,在天色微明中向着10多公里外的乡政府疾行而去。

到了那位书记叔叔家,他们刚起床。看着父亲眉毛上、胡子上都带着露珠的样子,叔叔叫我们赶紧进屋,还问我们有什么急事一大早就赶了过来。

父亲磕磕绊绊地说清了来意,样子十分拘谨,声音也非常小,捧着茶杯的手隐隐地有些微微颤抖。我手足无措地坐在椅子上,忐忑不安地听着他们说话,幻想着叔叔同意给我安排工作。婶婶在一旁听他们说着事情,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,连忙说你们这么早来,一定还没吃早饭,我这就去用煤气灶下面条给你们吃,马上就好。父亲谦虚地推辞了一下,叔叔见状挥手让婶婶抓紧去做。

叔叔喝了一口茶,缓缓地跟父亲谈了起来。他说他到这个乡才一年,人事还不是很熟悉。如果强行安排侄子来上班,毕竟是一个外乡人,本地人肯定有意见,他以后工作就不好开展。再说侄子岁数还小,以后的路还长,现在就困在这个小地方,不是个办法……听着听着,父亲的眉毛就紧锁了起来,我心里更是万分失落。

正如婶婶所说,不一会儿,两碗面条就端了过来。开始父亲怎

么也不肯吃,叔叔劝了半天佯装发怒后,父亲和我才又重新坐了下来。

吃完面条,跟叔叔打完招呼,父亲又骑车带我往家赶。父亲在路上对我说:“孩子,回去复读吧,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,出路就要靠你自己了!你看叔叔家条件多好,用煤气灶下个面条几分钟就好了,我们家用稻草烧土灶,半天才行,还到处是灰。我跟他虽然是同学,差距就这么大,你以后可得用功啊!”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煤气灶,更是我第一次直面自己的人生,尽管对未来还有很多迷茫,但听完父亲的话,在自行车后座上,我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从那以后,我牢记着父亲的窘迫和希望,努力地上升。后来上了大学,在城里安了家。搬家那天,父亲也从老家赶了过来。看着崭新的房间、摩挲着锃亮的煤气灶具,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,父亲灿烂地笑了!

坛子肉

□湖南怀化 陈云霞

中秋临近,超市里月饼正在火热促销,包装精美,应有尽有。儿子见了,高兴地对我说:“妈,中秋吃月饼的时候,外婆不是又给咱们准备坛子肉了?”

坛子肉,是我们湖南的一种地方特色小众美食,也是我家中秋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坛子肉的历史无法考究,做起来工序并不复杂。先将五花肉放到锅里煮到五分熟,控干水分,切成片,再用盐、花椒腌制,再倒入一半粘米粉,一半糯米粉,一起抓捏,最后放入干净的坛子里密封。过个十天半月,就可以拿出来放到油锅里煎,煎至金黄,撒上辣椒面,就是一道色泽诱人、勾人味蕾的下饭菜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丰收的时节,天气还很热,大人们在田里收割稻谷,挥汗如雨。我们小孩打着赤脚帮着将割下的稻谷放在一堆,一天下来,大人小孩都累得腰酸背痛。

为了犒劳大家,母亲将伙食做得非常丰富。青椒炒肉、扁豆炒鸭子,平时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,这几天都出现在了餐桌上,然而最抢手的不是它们,反而是酸辣爽口的坛子肉。伴着米饭吃下去,五花肉肥而不腻,带着丝丝微酸,让因暑热而失了几分精神的人胃口大开,真正是恰到好处的好吃。

中秋吃饭的人多,这道菜实在抢手,我意犹未尽,央求着母亲再做点坛子肉。母亲便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去买肉,做了小小一坛。发酵时间一般需要十天以上,我每天都扳着手指数,才第六天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掀坛子盖,嚷着:“酸了,酸了。”

母亲见我实在馋得不行,就从坛子里拿了一点出来。看着肉煎得两面金黄、诱人至极,但等到

一吃,我就觉得索然无味,少了一点酸味,坛子肉就失了灵魂。“不好吃吧?这菜就是不能操之过急,做任何事也都一样,要经得起等待。”母亲不失时机地教育我,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等到坛子肉真正能吃的时候,正好到了中秋佳节。那天,坛子肉就是我们家宴上最靓丽的一道菜,我也终于能大快朵颐,吃得心满意足了。

因为我喜欢吃,坛子肉便每年都出现在我家中秋的团圆饭里。生活慢慢好起来后,母亲便多做一点,让它现身于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中。我久吃不厌,“三天不吃酸,腿脚都打颤。”这话足以表明我的心声。

长大后,我离家去外地打拼,很少再有吃到坛子肉的机会了,但每每念起家乡的这道菜,耳畔便响起了母亲当年说的话——这菜就是不能操之过急,做任何事也都一样,要经得起等待。我那颗在异乡里浮动的心便安定了下来。

我结婚生子后,母亲不远千里来帮我带孩子。那年中秋节的晚餐上,我又尝到了母亲亲手做的坛子肉,儿时的场景一一浮现,那熟悉而久违的滋味,让人鼻腔发酸,温暖又幸福。

儿子慢慢长大,也秉承了我的喜好,特别爱吃母亲做的坛子肉。于是每年中秋,回到老家的母亲便早早地准备好了坛子肉,等我们回家。今年,当然也一定不能例外。

我笑着对儿子说:“是呢,外婆就等着我们回家吃坛子肉呢!”儿子欢呼雀跃着,他思念的只是坛子肉吗?不,还有陪伴了他六年的外婆。我看着儿子一蹦一跳的身影,此时,就连夜空中升起的明月,似乎也格外明亮柔和。

在殷墟探寻文明密码

□南京 朱步楼

站在殷墟博物馆前,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,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繁华场景:宫殿内外,武丁在巡察,妇好在舞钺,贞人在占卜,书者在刻骨,士兵在操练,祭祀在举行;邑聚之间,马车奔驰,行人匆匆;水渠两旁,铸铜作坊火花四溅……

斑驳诉说斑驳,沧桑凝望沧桑。几千年时光流转,辉煌的商王朝只留下斑驳的文物和残缺的遗迹,但每一个文字却有着丰富的信息包。河南安阳的殷墟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,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,不仅因“盘庚迁殷”写入中学历史课本而闻名遐迩,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窗口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,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一片甲骨惊天下。据博物馆的人员介绍,当安阳小屯村这块土地还是农田的时候,人们经常会从地里挖出一些骨片,把它当作一种止血的药材——龙骨,直到1899年我

国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先生生病买药时发现“龙骨”上刻有奇怪的图形文字,经过仔细研究,这些“龙骨”上刻画的是商代的文字——甲骨文。在博物馆展厅一角,复原了1991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坑。当年考古学家们在小屯发现的甲骨窖穴震惊中外,1.7万多片甲骨集中堆放,被称为“中国最早的甲骨档案库”。甲骨学家们对挖掘的甲骨进行了艰难的残片缀合、分期断代、释读文字、缕析文例、诠释史实,考释表明,甲骨文是商代先民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,用来记录天象、历法和占卜活动内容的文字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,有世界最早关于日食、月食和彩虹的记录,还有完整的十进制数字系统记录。对中国最早成体系文字发现和释读,为我们解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“密码”。

带着对古代文明的敬畏和探源解码的好奇,我在展厅久久徘徊,在碑林仔细端详。这时,听到身后参观人群中传来爷孙两人的精彩对话。小孙女说:“爷爷,这些甲骨文真有趣,就像我画的画。”爷爷轻声回答:“你说得对啊,古时候人类就是用图案来记录一些事情,经过长期演化,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汉字了。”确实如此,看看这些考释出来的甲骨文,三个三角形排在一起,多么像一座“山”;上面两个带钩的曲线和下面三角形图案的组合,又多么像一只“羊”。这些甲骨文,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,每一个象形或会意的符号,都充满了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。

甲骨文是历史的使者,向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的风貌,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。文明的基础是文化,而文字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体现。在这里追溯文明源头,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厚重与博大,也感受到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自信。

路闻

□南京 以清

屁屁妈

和园有个快递点,叫“妈妈驿站”,不知是哪个公司所办,很好听,也很好记。

昨晚我去该点取件,走到大概是九栋还是十栋的地方,遇到一位男士手牵幼女也往那边走。女孩大概学会走路没多久,摇摇晃晃,袅袅婷婷,但已经很会说话。爸爸一边走一边教女儿说:“宝贝,我们去妈妈驿站取东西。”

女孩对此似乎已经熟悉,估计不是第一次去取东西。只听她嗲声嗲气地说:

“爸爸,我们去屁屁驿站取东西。”

爸爸纠正:

“不对,是妈妈!”

女孩坚持:“是屁屁!”

“妈妈!”

“屁屁!”

然后就是一阵叽叽嘎嘎的欢笑声。

我走在后面,也乐了。“屁屁妈”或许是小孩子对妈妈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昵称。

背诗

地铁里人不多,一位年轻的妈妈搂着孩子,一起背诗。

“‘江南可采莲’下一句是什么?宝贝!”

“莲叶何田田。”儿子回答。

“真乖,那‘鱼戏莲叶间’的下一句是什么?”

“鱼戏莲叶下。”儿子又答了一句。

“不对,是‘鱼戏莲叶东’。”

儿子很认真地说:“鱼在莲叶下才不会被人钓走。”

“臭小子!”妈妈在儿子肩上拧了一下,爽快她笑出了声。

我也笑了。

那个中秋夜

□北京 吴宇仑

二十四岁时,我初到北京读研究生。原本以为北京与我家乡同为北方,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不适应,来了才发现自己对华北地区的草籽过敏,秋天正是容易过敏的季节。再加上研究生同学们年纪大了,都各忙各的,所以同班的同学也鲜有成为朋友的。过敏加上不认识什么人,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窝在狭小的宿舍里不出门,心情自然高兴不起来。

中秋节那天,师兄突然问我晚上是否有空,原来同一个师门的同学们晚上打算聚餐,学校里能吃饭的地方早就没有位子,所以场地就定在大操场上。我们各自买了些吃的喝的前往操场。我是最早到的,发现操场上几乎已经没有了空地,全是围坐着聚会同学。每块地方风格不一样,有人在地上铺上野餐布,摆上许多月饼;有人抱着一把木吉他,音乐飞入天际;有人拎着反光板,指挥摄影师调整角

度;在操场的角落里,还有人搬来了卡拉OK唱歌。

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坐下,师兄师姐们都陆续赶到,有几位是我还没见过的。大家跟我并没有太多的客套,而是自然地聊天,关于每个人的故事,关于师门的故事,虽然我是第一次加入他们的活动,可他们好像是我在故乡的家人朋友一样,亲切极了。或许是节日的氛围让大家更加轻松,彼此分享祝福;或许是大家的友善让我更加适应,享受节日的快乐;又或许,所有心怀热烈的人都能体会到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感怀。

不过,当时可看不见海,连月亮也没看到。一整天都是乌云密布,连白天的太阳都隐匿了。索性,我们抛弃了月亮,用力享受身边的每一滴快乐。也许是我们都不抬头看,天生气了,要打扰我们所有人的大聚会,于是,暴雨来了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7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